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

楊先生證學編序

道在言乎子欲無言在無言乎予與卮言終日是故以言卽道則無言時離矣無言卽道言時離矣是故必以其言通其無言以其無言默弇其言是故終日言未嘗言終日無言未嘗無言而庶幾乎會道之全遠此可以知子楊子之言已予于楊子學於

黃伯符刻併書

近溪曰　子者也羅子之學學之於天地萬物者也而其言最能喚人以惺如赤子墮地啞啼一聲恍然而闢劃然而驚自此以往其大難名何世儒之拘方往往承之以駭駭之而後解解之而後快而無駭亦無快則鄭邦福是已鄭邦福則嘗思之矣天地萬物總備於人顧人各異體體各異用

安能合而爲一獨不見夫可喜之事至而天下之口畢開乎可憂之事臨而天下之眉胥蹙乎則信乎無異體矣而惟有我則不然我所便眉始掀人或反其唇我所不便顔遂促人或捧其腹一膜之外胡越攸界我之爲害大矣何謂無我今有見孺子於百步之外將入井者已不及援他人援

之已必喜以彼之手即我手也有不援焉
者衆共怒之惡其手之不能爲我手也即
是以推上古聖人言言道矣而言之不盡
者中古聖人言之中古有不盡者百世以
後無窮而言之此所謂合天下古今爲一
口聖人者必不以出自我口者爲道其非
我口出者與我無預也以至耳聞目視百

骸運動無往不合道亦無往非聖人耳目百骸之所在即一人以例千萬人即一世以例千萬世道在即體在乃所謂合天下古今爲一體也彼以聖人爲有死者不知聖人之生者也聖人之生全身是道而道有死也乎哉聖人朝聞夕可非樂死也道可以不死也若衆人之於道時合時悖合

則聖人之身不合則不仁之體為痿痺為潰爛而已矣以故聖人孜孜汲汲以勞來匡直於當時删述垂憲於後世何其為人之切亦甚無樂乎其痿痺潰爛之在吾體也痿痺潰爛之不治將使全體不支慧命幾絕則聖人之大懼已然則聖人之心必天下後世人皆合道而後其體全乃人

類絕而道復歸於天地天地開而道復屬於人身經于萬劫總之不離此體也善乎子楊子之論視聽言動而歸之於無耳無目云云論萬物一體而歸之於一理云云蓋惟無身然後能通古今爲一身若執身爲有則彼手安能爲我手惟一理然後能合古今爲全體若以理爲二則一口安能

傳衆口是故理一而後可以無身無身而後可以耳視目聽而六用通六用通而後可以無古今無人物天地與我混而爲一彼欲讀予楊子與羅子之言者舍鄭邦福之言無從入矣雖然邦福亦湯言之耳其未嘗言者不知安在

萬曆甲午秋書於羅浮道中

談學編自序

不敏年三十始知學每有所悟輒筆記之亦有答友人論學書筆記出以就正本省守道公祖鄭蓮國公公不叱其非也爲予序而刻之論學書則予友順德曾明吾中翰刻之京師題曰正學編云昨待命中都舉曾龍興寺者再答問之語數條則鳳陽高判刻之至是悉出以示司屬楊君駱君等咸謂鄙說亦同志商學之一助也別其中不無一二語獨詣者不可私且衆請發之木毋以抄寫疲書史予曰諾既

而有述

先師近溪羅先生言有志二字大非容易若予爲之惕然自省曰予昔者之諾諸君也毋乃無志墮落科臼中矣乎既而復自奮曰吾苟安於所未至然後謂之無志今此皆非吾駐足地也第存徃躅以自考驗且便於同志共規吾過也吾矢吾志自今以至于後日不留一言因自題曰證學之編而序之時

萬曆丙申仲夏既望羅浮楊起元貞復甫書

刻證學編叙

我師楊復所先生論學語錄業已布于域中自己亥歿後江南遂無繼本寧竊慨之歲丁巳捧誦遺書深歎哲人云亾誰尋斯緒迺與曹鍔樞敦校證學諸編而以六諭翼弁之于首對

高皇三問勸 聖學兩疏繼之蓋我師之學寔得之

明德羅子羅子祖述宣尼憲章

高帝師承其脉日與友生講究無非明德真宗證學一書則其所肇始也可令湮沒無傳哉因是併發笥

稿中最有關于學問者錄載于內而幾希穀種數論
試閩孝爺數策温陵李卓老鄉所傾心隨續入焉若
迂語若仁學解若論試拔尤其關世之極無論賢
智覩之而感發即愚不肖者讀之未有不怵惕者也
高皇爺世無窮之語爺爲我師道乎噫堯舜千五百
年而有孔子孔子千五百年而有
高皇其間治亂相尋道統相繼曆數有在匪偶然者
而斡旋宇宙之命脉果繫六論之天言非得羅子揭
之揚師宣之寥寥數百載孰有以窺其微哉

齋先聞知錄〻見知師言信不虛矣寧不肖生逢斯世何幸與吾儕甥共聞焉工既告成散中部言於右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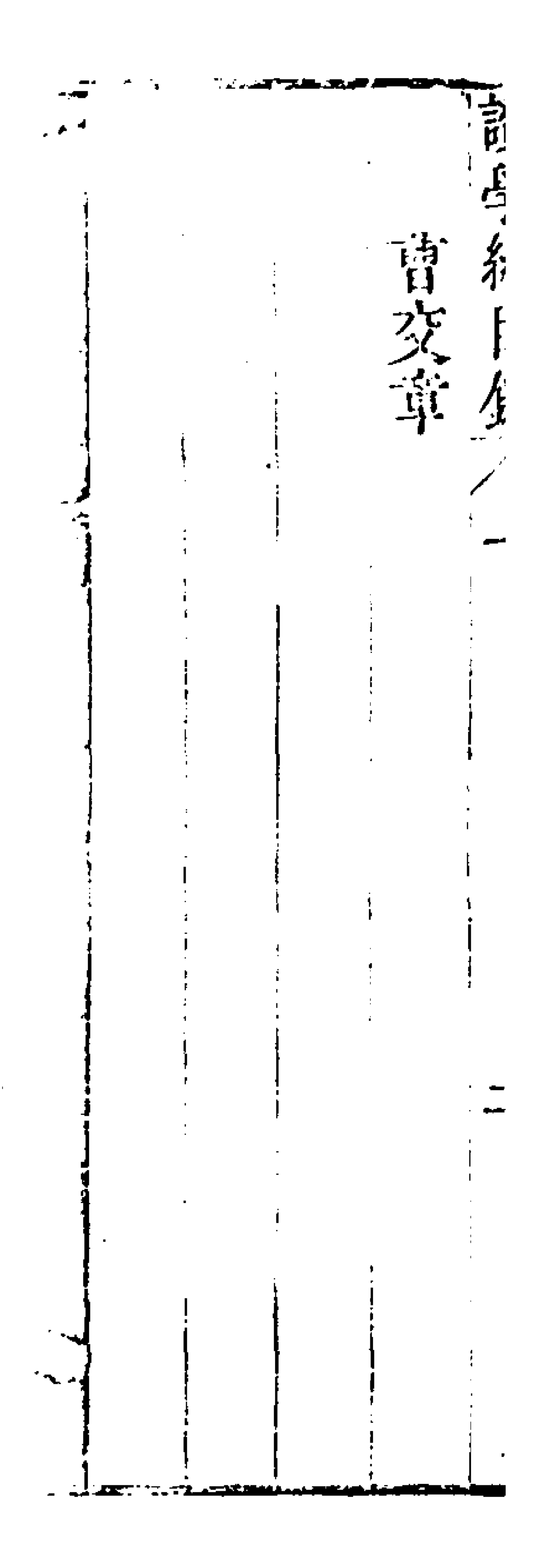
嘗

萬曆丁巳冬仲望日新安門人余永寧百拜手書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錄一

卷首

卷一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首

新安門人佘永寧校閱

六諭貢

高皇以六諭教萬民一曰孝順父母二曰尊敬長上三曰和睦鄉里四曰教訓子孫五曰各安生理六曰毋作非爲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述師羅汝芳言曰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我高皇六諭數語直接堯舜之統而兼總孔孟之學者

也往時儒先每謂太平原無景象又云皇極之世不可復見豈知我大明開天千載一日造物之底蘊既可旁窺舉世之心元亦從直指盡數九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道盡數朝野蠻貊之人何人而非道雖貧富不同而供養父母則一雖賢愚不等而教訓子孫則一雖貴賤不均而勤謹生理則一故芳至不才敢說天下原未嘗不太平而太平原未嘗無景象而王道極其蕩平亦且極其正直不容作好作惡於其

開也然則皇極世界含我

大明今日更何從求也往代以前時皆謂千載未見

善治又謂千載不見此等真儒[illegible]原是一箇但我

大明今日又更奇特盡古先多開善治從真儒而

出若我

朝則是真儒從善治而出盡我

高皇天縱神聖德統君師只孝弟數語把天人精髓

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旧掌上以我所

知知民所知知天下共成一大知也以我所能能民

所能天下共成一大能也知能盡出天然聰明自可不作豈非聖治之旣善而儒道之自眞也哉竊謂論治理於今日者非求太平之爲難而保太平之爲急談學問於今日者不須外假乎分毫自是充塞乎天地如此光景自千萬年乃獲一見而吾儕出世忽爾遭逢於此不思仰答

天恩勉儕人紀敢謂其非大也已或開保太之急旣開教矣不知所謂保太其作用又須何如曰天下太平者非他卽人心和平之極也人心之和平者

非他即中庸之各率其性而為孝為弟為慈乎
而彌滿寰宇常常而具在目前者也此則人情萬
古不變却原是天命生生萬古流行而不已也三
代以前帝王所以為治聖賢所以為學必先以維
皇降衷民有恒性天生蒸民好是懿德而云天地
之性民為貴焉總是知天命而畏之戒謹恐懼不
惟自已不敢怠忽即上下一體於臣人民物亦不
敢或至傷殘令詩書之訓具在如一有戍役一有
征求悲歌存恤不是念其父母即是念及兄弟不

是念其兄弟即是念及妻孥無非保合乎天和而聯屬家國天下也故曰從古帝王以人道待人又曰帝天之命主於人心皆的論也其後至於春秋戰國又極而至於秦皇楚伯則草薙禽獮無所忌憚極甚而莫可反矣嗣是而漢晉唐宋英君義辟未必無人然求如我

太祖高皇帝獨以孝弟慈望之人人而謂天地命脈全在乎此者則真千載而一見者也芳竊有臆見天下之事惟恐其根芽種核之未真而不患其枝

桐花菓之不結蓋種其核入地則生意自充人雖不覺而勢將難已此學自微言絕於聖沒異端喧於末流二千年來不絕如綫雖以宋室儒先力挽亦末如之何惟一入我

明便是天開日朗蓋我

高皇之心精獨至故造物之生理自神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在今日不惟太平景象昭布而莫掩雖保泰樞機亦運掌而無難矣又曰大易之乾惟稱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蓋非此日用平常則天

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故即此此便是眞誠而天下萬世所當共為存主外此便是邪妄而天下萬世所當共作防閑蓋有正便有邪有誠便有僞自古為然豈獨末世乃始紛亂但孔孟費多少氣力放之閑之於春秋戰國竟無少補我

高皇纔止數語而萬年天日一時頓然開朗故芳敢謂皇極之世惟我

明今日方是蓋以天命之知得諸

天縱聖心而率性之道宣諸立極辭語即天地幽

明皆相敬聽八荒四極靡弗欽承步共諸君止須

稽首贊揚無容更多長說又曰人無所不至惟天

不容僞此所以仁親性善之旨自孔孟已將涓滴

至我

高皇一旦而洋溢四海二百年來日新月盛而歲不

同今若自上逮下由家及衆合力揚波而沛然達

而充之則盡洗炎蒸之苦而共登清涼之界不過

舉手之間而其樂將熙熙於萬宇矣按臣師所以

揚厲

聖謨者即其平生所自學者也臣因此然後知誦法
高皇而搜尋全書讀之又有以見臣師識其大也是
用不敢隱匿增損而備録之

對聖學問

高皇帝制曰朕詢古人之學及教之師兼當時之書
不見冊録但見今人之學皆祖堯舜夲仲尼師今之
名儒其古人之學果何習焉想必有學學必有書未
審非今日之書即今之書理若理同而書異則不過

更名而已理者何所即性是也即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是也此理萬古不易四表不殊即使六經之外別有典籍不過更立名字而已斯理豈能異哉

何乃古之賢者或載之尚書或傳云及名留於世者皆君聖而臣賢其有未爵之士人懷才而抱道一遇君之見用施之行之略無有礙臣君濟民無偏無黨而亦不有賄賂焉何今之人所學之書則仲尼之言皆率三皇而範五帝乃為君之師舉皋陶周呂召爲教民之式明三綱列五常使衆庶咸安於仲尼之言教日嚴而理且明嚴者不敢犯意如作春秋正名分類日月中大謂明四書載者是

何今之人一臨事務十行九謬爲君者享國且短爲臣者不匡君之道而賄賂通行至於覆命者何爾諸儒博習古書知今之時勢當備陳而朕親覽之

大哉

高皇之問洋洋乎臣楊起元敢對曰人無古今也理無古今也古之學者用於世則有用臣主俱榮而名後世今之學者用於世則無用臣主俱辱而身不保則所學異也自有文字以來而有書矣書者古之載籍也古人之讀書也必窮其理窮之云者

泚口耳之所入以探於身心性命之源而又有明師端其趨而示之途掃除其枝葉溉灌其根本而時其化資之下者引掖之使百倍其功而不倦以故蔽撤而中通神清而氣爽其仕也信而後出其得君也量而後入其臨民也猶一體而安全之皆窮理之効也今人所讀者何嘗非古之書哉奈何儒術中絕聖學不傳不知理何如而後窮而但以口耳記誦當之是故忠孝之格言仁義之名目前人之孰得孰失時務之孰利孰害種種熟識于胸

中而條陳於紙上非不可觀也而其中蔽錮日甚生意槁然如無根之樹木徒以他樹之花實綴之一當烈日飄風萎且零矣以之事君安能引君當道以之臨民安能不致謬爲最下則以賄亡其身斯已矣則不窮理之效也而理豈有古今人亦豈有古今哉恭惟

皇上汎掃夷風肇脩人紀明孔子之道先彝倫之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作資世通訓之書而叙之深言後儒解注失聖經之意愈愚後

學此皆舉千百年學者之所未聞良由
天縱聖神作民君師開斯世之尊瞻誠千載之一時
也臣等洗心滌慮瞻仰聖化雖蔽錮之有年敢不
憤悱於今日昔人有言曰君盂也臣水也盂員則
水員盂方則水方上作而下不應首前而足不隨
天下無是理也都臣又聞之三皇不易民而化五
帝不變世而治三王不借才于異代而成功恭惟
上位建極綏猷握樞運化即令可以成古即布列有
位者可以爲皐陶周召即待澤于閭閻獻認者可

以爲康衢擊壤也蓋堯舜以性成其化故其化速湯武以反爲其治故其治遲世道本自性成無事於反也臣愚蔽願平生所學盡在是矣敢以爲

今日獻

對儒者所以不言問

朕聞昔仲尼孟軻之在世也其利濟之心慮恐利濟有所不及是故拳拳導人爲善所以爲善者或公於朝或私於家不離爲善之道是保祿保家而全身命也昔子貢疑博施濟衆未足以盡仁而孔子稱其不止於仁必也聖乎及子路疑管仲之不死爲未仁

則又盛稱其一匡九合之功以爲孰如其仁則利濟天下民物誠孔子之本心也觀孔子可以知孟子矣然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也不過導人爲善耳善者人所自有而迷不知其路故猶先覺引導之使從自知善之所在而爲之自不容已也保祿保家而全身命者善之應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或問如此則固寵竊位便其身圖者善乎曰不然竊之便之者作僞也心勞而日拙保之全之者作德也心逸而日休

當是時仲尼孟軻不獨導人而已其又周游諸侯之所敷陳是非與語尊君澤民之道意在天下安和未嘗逢君不言深藏所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乎言孔孟不徒以善導當時之人又以善導列國之君深藏所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則指廷臣而言也

今文學之士來庭特以前聖賢所以言今之儒士所以不言欲知其所以人情而用孰難易乎請爲之論

臣楊起元對曰人臣以道自重必與其君志同道合然後可言至遇有道之君而爲臣者學未充道未至即欲有言而不可得也明善誠身之道孔子惟陳於魯哀保民而王之說孟子惟陳於齊宣則二君有其機也雖然向非孔孟之學一聖一賢則二君之機何由而動或其機已動而又何以應之是故孔孟而後學術不明格君無術使聰明睿智

之主不能自舉於三五之隆而終與凡庸之君同類者恒坐於有君而無臣非無臣也臣無致君之學也且夫有財者不難於行德有力者不難於拯溺有孔孟之學者不難於利濟也責行德於擔石之儲則苦矣求拯溺於雞肋之手則卻矣上爲德下爲民此何任也而於章句未學焉求之是求魚於木求馬於唐肆也必不可得之道也

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欲以求言此舜禹之德也奈何夷風

初學之道初在誦法者尚淺而自得者尚稀也孔

丁曰知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亦漸熟其效矣需之以歲月益之以漸磨誘誠明而陳王道者不難致也

對獨善問

朕聞昔之至智者務志以崇身專利濟以名世未見獨善其身而爲智賢者或曰時有盛衰致令賢士大夫觀事勢而向背不過向吉背凶而已

對之至音智[illegible]言之[illegible]

[illegible]學[illegible]其身[illegible]

[illegible]孔子所謂立身行道[illegible]名于後世

[illegible]獨善其身[illegible]要得智而

[illegible]者非崇賢之謂[illegible]德于天下

而為天人也匪有以觀事勢向背為知時之智者爲知所向不過向吉所背不過背凶吉凶不過一身所繫及天下但凶 身何能繫吉是個人未足以當于吉凶之實也

睽胥笑之孰不知大至智之人若欲出類拔萃必患犯涉難善能平斯二事則名彰不朽安有懷大本抱厚德視君鈇佐目民受殃恬然自處者

大至智者其智大而又至也大者大道也至者地道也出類拔萃有若賢孔子之言即所謂崇身也善平患難者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若待勞形苦心然後平即不為善矣懷大本者有其性定也亦天道也抱厚德者其忠仁也亦地道也有出大本則其出不窮有此厚德而不忍斯世故目擊君民之患難有不能恬

若必以非其時而不仕則仲尼孟軻居諸侯擾攘之秋大背於彝倫之叙而仲尼孟軻周遊謁之朕不知其何心請爲之論

臣楊起元對曰人有此身未有離乎人者也以身庇人則首出庶物而身崇以身庇於人則消沮閉藏而身卑夫身者受之天地受之父母而顧卑之則虧體辱親愧作天地然而士甘之者智不足也彼見此耳目手足心志百骸之爲我遂欲有之以爲利則其智小而不大又見夫閉門塞竇可以免

患而不知天地崩墜不待杞人而後憂雖欲免之
有不可得者則其智浮而不至天下之身與天下
共之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信非大至智者不能
也智大則大本立矣智至則厚德全矣天下之大
其猶巨海乎波濤之洶湧魚龍之變現固不免也
所恃者萬斛之舟與長年之柁耳大智者萬斛之
舟至智者長年之柁也彼無是二者宜其相顛錯
愕憧怖卻步而反走也故以孔子之門人如漆雕
開閔子騫之賢皆甘貧賤而終身不仕於諸侯之

國由求務仕而功名不務其他可知矣惟孔孟轍環列國栖栖然而不敢自暇逸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夫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一聖一賢豈非其智之大且至乃能若是哉夫智不可襲取也必由學以成之人之智本無不大也本無不至也學也者求其本大本至之體而默識之也即大學八條目之先於格物以致其知者也知至則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初補　經筵恭勸　聖學疏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臣楊起元謹　奏為敬攄愚悃恭望　聖明崇　聖志懋　聖學以隆萬世極治事臣於本年正月內伏蒙　聖恩自司業陞臣洗馬兼脩撰充　玉牒纂脩官隨於今月初八日又蒙　聖恩以臣充　經筵講官臣伏自惟念　經筵乃

皇上論學作聖之地講官乃敷陳仁義輔養聖德之官如臣學術疎淺濫叨此職夙夜戰兢深以無能

報稱爲慚竊惟自古語帝德之盛者必曰堯舜語
王道之盛者必曰禹湯文武名號之美與天無極
雖云天篤其資實由學得其大也恭惟
皇上　英資　天縱　睿質夙成　孝敬之德徹於
天　親仁愛之恩被於民物　乾剛獨斷而不苛
委任臣工而不貳此眞　大聖人聰明之資也夫
有　大聖人之聰明必講於　大聖人之學術而
後可不觀之日乎夫日太陽之精也然必麗於中
天而後光被六合今

皇上大聰明衍之日也而大學術者乃

皇上之中大也非講於學術即

皇上之大聰明何所麗乎然欲講於大學術亦非難

也惟願

皇上大奮志志大則精神氣魄亦大而可以鼓舞於

不倦邇年以來　朝講稍稀大小臣工莫不以為

慮臣愚不然何者氣者體之充也而志者氣之帥

也志所不在而強為之即未免氣傷而體勞

皇上一身繫　宗社生靈之重固宜自愛有加　聖

志一旦毅然欲明大學作大聖此志一發如泉達火然勢不可遏則氣隨志充體隨氣動雖日朝羣臣時親　講幄不惟不以為勞而且有心廣體胖睟面盎背之妙所謂志壹則動氣是也此臣惓惓有望於　聖志也恭惟
皇上有大聖人之資必有大聖人之志然遲遲未發者蓋亦有由聖人眞學術被後儒繁雜之說所亂是以數陳之際未當　聖心而厭斁生焉豈知聖人之學必效法於天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

者天地之道也則綦難者莫聖人之學哉方今進
講儒臣非無明聖人之眞學術者特以有待而陳
令見　講筵稱御諸臣莫不爭自淬礪窮極易簡
之至理以待　淸聽
皇上及此時而一垂聽焉則義理之悅心未必不如
芻豢之悅口也臣誠非其人也然少奉父師之教
素聞人臣恭敬之義今叨講職不能舉二帝三王
之道術以仰承　休德則不忠不孝罪莫大焉臣
誓心　天地罄竭忠誠不敢以末務浮詞冒干

天聽　伏望

皇上留神采納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勸講　聖學疏　萬曆十五年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

奏爲敬陳脩實之要以崇　聖德以應　天心事

昔人有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夫山太虛有天之名而顧應之以實何也政本於心心虛而政實脩其實者非遠於實乎求之必思其本思其本則不得不致其虛致其虛者識吾心者也識吾心者識

人心者也天心惟虛也故能以實應聖聖心亦惟虛也故能以實應天邇者　宮殿頻災夷虜交警皆　天心仁愛之實也

皇上處此安能不應以實哉備實之道人人言之矣如　大禮當以時舉　大工當以和會威不可弛也而不必勤於遠則不可無也而不必採於山言路當開道賢當用皆實政也所當亟脩者也然臣以為此數者皆非

皇上所學惟慮　聖心未嘗與太虛同體耳故臣特

以致虛之説爲　獻得其虛而實自舉矣恭惟
皇上纘天立極二十有五年矣始者承事　郊廟罔
不祇肅承歡　聖母罔不齊懌恤民隱則不愛
發儲遇雩旱則不難　步禱郊此聖德雖使堯舜
處此安能遠過是孰爲之哉　聖心虛也是心也
不以始而有不以今而無惟不自覺而已昔孟子
指齊宣不忍　牛之心是以保民而王特有百姓
譏其愛財者孟子獨明其不然齊宣曰夫我乃行
之而不得吾心孟子言之而我心戚戚焉何也孟子

惟自識其心故足以識齊宣之心齊宣惟不自識其心故替其保民之德甚哉識心之所繫於理道者大也

皇上之心堯舜也何論齊宣臣今亦願

皇上自識其心而已

皇上之學博矣恭聞　深宮之中無書不讀夫書有限之物也

皇上之聰明無窮者也以無窮而循有限則厭而輟也固宜儻以此聰明而求識　聖心是以無窮求

無窮也夫何厭耶夫何斁耶方今　廷臣皆蒙道化無不講於求心之學者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皇上儻有意於斯道臣下必群起而敬應矣且以孔子至聖自十五志學三十而後立遞至七十乃不踰矩其學之不厭如此敢謂

皇上所學已至無所事學哉但所學者乃作聖之大學而非尋章摘句之末節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臣竊

皇上時御便殿親蒞儒臣假以溫言示以無畏如唐
虞之際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藹然家人父子之
誼而與之上下其議論而所以議論者或遠稽或
近述惟以求識夫此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故學以識心乃所以作聖也以
皇上之大聰明肯少留意於此未有不得者也一得
之後自然與　天同運矣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
則之則天大德也獨歸之堯
皇上一得此心而與　天同運亦堯而已矣千載一

時萬世之福也此臣惓惓願
皇上之學以求識此心也後世稱堯舜之高行能抵
璧於山投珠於海夫貨寶人情之所戀也而堯舜
能棄之豈不謂難然自堯舜爲之乃其易易者也
何也吾之眞心乃爲眞寶而世上有形之寶乃贗
寶也堯舜得眞寶而棄贗寶何難之有故心者萬
行之所從出也方今災害並至　明主恐懼於上
羣臣脩省於下莫不思以實應　天而臣獨以學
問爲言近於迂矣臣見漢儒董仲舒告其君以天

人之際之可畏亦惟强勉乎學問而萬世未嘗以爲迂臣雖愚安敢曲仲舒下哉且仲舒知强勉之學問而未知自然之學問也如臣所謂求識此心者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天道也故應

天之道莫要於此臣聞昔有野人食芹而美欲以獻之於君後世傳其事以爲至忠夫芹也而可以上獻野人也而可以效忠臣蒙

恩作養讀

中秘書存歷清班遷晉卿貳則其分加於野人臣少受父訓壯習師傳惟此學問易知簡能

則其美亦自諒加於食芹也臣敢以爲　獻矣伏

惟　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鑒臣朴悉而少加之

意幸甚

今學校[illegible]與同[illegible]之

其[illegible]人才者治之之本也教化者人才之本也學

校者教化之地也

廟學之統 學真脩道立教莫大乎 臥碑故首述

[illegible]孔子而 先師之號定自

[illegible]之大宗明[illegible]之而以郡邑學宮規

[illegible]為之繼之以射儀鄉飲酒禮所以尚賢

[illegible]而矣又繼之以書學書院所以推廣建學

之志而輔學校之所不及者益備矣乃若所以為

學之道則存乎其人焉作學校志

論曰古者閭有學

高皇帝令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待士何其隆哉王祀孔子以其經術取士就又何一哉習之射以尚賢行之鄉飲酒禮以尚齒蔽之臥碑以範其趨教又何備哉士生斯世也不學焉往顧其所以學者未嘗有在患僻處海濱亦希先生徽跡之臨內無陳良楚産之學十室必有忠信今萬家之邑以十效貨之人哉而責其發於十石櫌梓夭於斧斤可

性者天人之學上有明師下有良友知性知天以
爲脩而經學以發其德切磋琢磨以爲功而規
儀准以齊其序疑問思問而無序則亂之於師友
之間也循是規儀質是經訓將以致其知耳豈以
經訓即道而規儀即學哉所學者止於經訓規儀
已失古人之意矣矧又委而棄之乎餼羊非告朔
而存告朔者餼羊筌蹄非魚兔而致魚兔者筌蹄
安可棄也與時當事者憤士弗檢而汰弟子員惡
學者馳辭騁說而厚禁游學厭貢士遲暮衰頹而

選以不次德造無斁周王所以譽髦也而汰則遺賢於野矣木鐸周流孔聖所以覺人也而禁則塗民耳目矣國用老成所以存典刑也而不次則少得陵長矣倖覬之風豈宜有日中之憂而保泰之時不可無包荒之度

皇上聰明天縱獨灼化原蕩蕩平平無好無惡皇極造就之法可謂得矣師儒弟子不於此時盡心竭力道

高皇之謨訓尋孔聖之墜緒通性理明王道以對揚

休命於萬　寧不負將余志學校首述　制典

或者以爲此天下事而施之郡志不亦侈乎嗚呼

天子之法非列國守之其誰守之今之郡古之國

也志之所以使吾郡師弟子易見聞也而列郡聞

之有興焉當不獨使所禮在魯是予之願也夫社

學亦　制典也良有司行之無難書院久廢非其

人弗復書之亦以待也

論佛仙

楊子曰三教皆務爲治耳譬之操舟然吾儒㨂舵

理楫於波濤之中二氏乃指顧提撕於高岸之上處身雖殊其求濟之理則一彼中有神通變化光采動人者乃其修福所致而真常之道不以爲貴亦猶吾儒登巍科躋膴仕與爲赫奕聲譽藉藉亦可謂之福而於道無加也世人不能參理因豔奇特而或誕之故神通著而真教詭名爵盛而士品淆可以例觀故仙釋之可傳者皆非其至者也

論門予少讀韓子原道即知佛老之書宜火也及

讀　國史伏說

高皇功高萬古孜孜定治之意至精也苟有妨政害治之際無不塞之而未嘗及於二氏且嘗有訓曰仲尼之道删書制典爲萬世師其佛仙之幽靈暗理王綱益世無窮治天下之道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如此則容崇奉之矣及諭靈谷寺僧則謂人主之財皆爲民而用下至公卿輔相皆無可施之財言之甚切乃悟曰存二氏者有

高皇之識可也暗理之功非淺薄所能測然開之宿德大略有三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之門自顏曾之外無聞焉秦漢以還微言中絶不復知道爲何物而佛之教能使其徒守其心性之法遞相傳付如燈相禪毋令斷絶及至達磨西來單傳直指宗徒布滿儒生學士從此悟入然後稍接孔脉以迄于茲此其脩理者一也由周而來僭越奢侈人福消損大者覆其宗士小者不能存其百畝至秦益甚二世而亡夫亡者非獨人主終其天祿自公卿大夫士庶祿莫不盡然後亡儻有一焉爲天所祿猶足以相

紳也其祿所以盡者何也爲其享之過也佛之教首懺波羅蜜示人喜捨身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持鉢行乞猶必苦行以報四重恩示人惜福如此士庶之福厚則公卿大夫安公卿大夫之福厚則人主安可以相保千萬億年無爭亂殺戮之事而運祚長永此其暗理者二也自人之福不齊多鰥寡孤獨之民而親戚僯里莫之相邺也生於鰥寡孤獨之中者稟天地之專氣其聰明才多異於人而利口不能收也佛法力廣大歸依者衆施捨者博

既足以卽四等於其中而其學無方其法不可思議又足以收異才於其內鄙也爲人主而鄙收也爲人主而收天下陰受其賜而不知此其暗理者二也此佛教之大凡也至於仙持世尤苦自兩曜三光風雨露雷山川岳瀆莫不有主以信天地之令應下民之求迅速而不滯堅確而不爽皆神之所爲而仙之所脩也人孰知之者謂之暗理亦妄矣由此觀之

商皇暗理主綱之訓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若夫求仙

如秦皇仿佛如梁武不以其有益王綱重也直求一已之福田利益耳此所謂愚也至於世俗之氓孳孳爲利不與事父母厚同氣敬師長赴公義而相率費於寺觀彼爲崇正闢邪之說者又擯僧道之利爲已有此二者其愚正等嗚呼可勝道哉

論祀典

楊子曰孔子之祀已著之學校矣此則自社稷山川而下凡載在祀典者及民之所賴以禦災捍患與夫出於崇德報功之不容已者書之作祀典志

論曰章縫之倫率言無鬼神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而造化之迹也祭祀惟以盡吾心之誠焉耳其說自相矛盾深淵有寶人不俾沒匿而取之者誠也惟知其有故也今明知鬼神之無矣誰復致其誠者誠者天之道不待人爲明知其無而猶盡誠焉適流於人爲之僞而已矣故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惟其不失赤子之心也儒者自生意見而曰誦法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敬鬼神而遠之曷嘗言無鬼神哉循儒者之見將至於謂

祭無益而後已吾惠自某氏入毀淫祠載祀典者
像此然民間有災思禦有患思捍不容不奉事祈
禱者則亦以漸修復至常熟嘗與公來守郡大興文
呂關公而祠宦某氏鄉人也豈非乘除之理哉雨
祠蔣之會典乃京都所崇奉而頒於祠官者則何
可以淫祀也又有天妃五顯天下往往事之亦載
會典某氏一切毀之自淫矣何以責鬼是後貪饕
者猶日崇正闢邪奪僧道之膏腴爭廟祀之犧牲
嬌飭放僻無復顧忌嗟嗟鄙商俗尚鬼亦聖人

之教哉
高皇帝重神而敬祭設神樂觀備樂以享 上下神
祇諭之曰勿謂無神而不信勿以佞神而祈福二
者皆不可惟敬之以禮又若鬼神有無論曰鬼神
之事甚顯而甚寂古昔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
今云無鬼神將無畏於天地不血食於祖宗是何
人哉洋洋乎 聖謨定爲世之趨矣人非賢智不
能無祈福之心人有祈福之心是諂事鬼神之本
也致中和臻位育使時和而年豐官無濫刑善善

而惡惡人之求行欲能如携器以酌水於江河無不飽滿然後無求禍於鬼神而淫祀自絕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而曰我能正人心非虛則誣耳豈不可哂矣哉

證學編首終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一

新安學人曹樞校閱

筆記

友人責予以不記會中語者予曰子寧有不記耶友人曰數日後予則忘之曰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子夙則興興則盥盥則櫛櫛則衣冠衣冠則或治事或見賓言則言動則動食則食嚮晦則息明發復然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友人曰是則安能忘所忘者會中語耳曰是不忘斯可矣又惡事夫會中語

哉

有友曰茲會也講所以學孔子也孔子賢於堯舜而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吾人將奚以學之應者曰堯舜之道易簡人皆可爲而孔子賢之遠必其道視堯舜尤爲至易至簡而人尤皆可爲也友曰若是則爲孔子者何千載而不一見哉應者曰無志於爲者以不爲失之而有志於爲者又以爲失之是以難也其曰昔者愚闇之師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卽人也人卽堯舜也識得此人斯可以爲堯舜

矣諸友曰然

發者發聖人之蘊或曰私云獨處又將誰發曰私非獨處之謂也師不在則弟子為私矣一貫唯而子出是曾子之私也門人問而曉門忠恕是曾子之發也或曰然則顔子所發明者不少槩見何也曰昔推顔子雖孔子終日言者今亦不可見矣孔門紀述恐不止論語一書或者秦火之罪也夫

友問斯道參前倚衡無之而非是矣奚以云道前定則不窮也應之者曰參前倚衡正道之不窮也然

必先之明善以誠身是謂前定彼行之而不著習
矣而不察者豈其能離道哉而不能有乎道謂之
窮可也

有謂申棖屈於慾而不得為剛者非惟不識剛亦不
識申棖也蓋申棖為剛者也有意於剛雖剛寔慾
入雖謂之剛夫子不謂之剛也然則夫子之所謂
剛者奈何愚聞之師若顏子於復禮而請事斯語
曾子於一貫而應速無疑庶幾乎所謂剛者已
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蓋忠信廉潔者流俗污世所尊

尚彼特爲此行以同之合之若曰爲忠信廉潔以媚君子又毀忠信廉潔以媚小人雖鄉愿不能也

友曰大學之脩齊治平也則猶有序也其格致誠正則一以貫之耳豈可以先後泥哉曰知所先後大學固有明訓矣正恐學者之忽之也一一以言其所先又一一以言其所後欲人反復諷詠而深惟之也今曰脩齊治平則有序而格致誠正則不必泥也則聖人之言皆不信可也又何事乎疑彼而信此哉

或曰有物必有則物至則知知而自中其則此非大學之旨也大學一書以學爲宗若論物至知知則孩提初生與一切含識莫不皆然則由生而有非待學而有者也此所謂致知者由學而有非生而有者也夫惟由學而有則其傳必有所自而其功必有所歸故學者言必稱師必稱先王言非師所授非先王所傳則我本不有也而學者以無師自悟爲高亦失古人之意矣

誠者天之道也惡惡臭好好色俱出自然而明明德

於天下之意能如之斯可謂誠其意矣人本無心因家國天下而有心心本無所因不識心而妄以爲有所誠意之極即心無其心渾然以天下國家爲心是謂正心以家國天下爲心者是合家國天下爲一身矣蓋家本齊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齊國本治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治天下本平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平惟不於彼起見而第求諸身無作好無作惡保合吾身之太和而已此之謂真脩

或曰古人最初一念即欲明明德於天下何也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其起願也不大則其究竟也亦不大矣上古神聖洞徹性體知此學必由此起願而後成故定爲教人之成法遞相流傳而古人以爲是學之固然也

或問先知先覺之說曰天之生此民也各各與之以知覺之性不待事物之交而此性具在故謂之知覺之先及其事至物來遂能知覺此知覺之後也此人人具足物物莫不然也然則予天民之先覺

任也曰此伊尹以人性自任也言民之先知先覺非他即了身居也伊尹是代天下之真性而顯露其形骸天下是借伊尹之形骸以表出其真性分一身於天下則人人有伊尹合天下於一身則伊尹即人人蓋聖之任如此以斯道覺斯民者言人人皆先覺而哀其不自覺也故即以斯道覺之非[illegible]得所[illegible]也

曰爾亦先覺何義也曰此即伊尹所謂先覺也人人[illegible]之虛至靈謂之先覺又謂之良知逆億者情

[illegible][illegible]私習而有者也不逆不億則良知自然流行而先覺矣子貢之億則屢中不能先覺而孔子之無事問乃先覺也

論學於今之世且以作人之志為急如治陰證之病急與回陽而後可為也若拘格套泥體面必不濟矣雖然寧獨今日然哉庸詎知古之人心不若是哉庸詎知古者教人之法不出於是哉作新之訓見於康誥振德之命發於放勳曰作曰振皆有出於格套體面之外者矣此古之道也而又奚疑於

人道說

道不與世移化者也天之生人必有身荷斯道者如黃帝之有廣成堯之有務成子附舜之有尹壽皆抱道自尊人主北面而師之得其緒餘足以治天下若後世而彼背規規然爲世用哉乾上九亢龍悔抱德自尊者足以當之

儒之爲言需也需可求而不可求者也可求者如陽燧之取火方諸之取水而不可求者得必隨之以失勞必隨之以憂造物者之于人也何異慈母之

于嬰兒乎嬰兒之求乳於母母未嘗不與也及其傷飽之病則嬰兒受之母奈如之何矣是故乳不可過求也况天地之福率生之其享非一兒之自食者哉是以聖人辭之而不處也故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謙者福之所集執鞭賤者之役謙之至也以謙獲福世之所謂賢也惟聖人然後知其不可夫聖人豈不謙哉不以求福謙也如海之受川谷亦性之而已故雖諸福攢於其躬而不有也

或問歛時五福曰是在建其有極耳極者盡也窮也無所有也若有福之可歛及有歛福之心安得謂之極是故皇極之極與六極之極同一極也但其機有自有應之異耳身處眾有而能不有其有是謂皇極過享其有而所有去之是爲六極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其身則有天下也其心則無立錐也此建其有極者也若桀紂有有天下之心窮奢極欲而天下去之卒自授於六極而後巳矣觀孟子天降大任之論亦可以明福極之理而窺古人命

字之微意矣

又曰皇極曰極六極亦曰極故古者以圀圖爲福堂非禮勿視無其目也非禮勿聽無其耳也非禮勿言無其口也非禮勿動無其身也無目則亦無色無耳則亦無聲無口則亦無物無身則亦無事我旣不立物亦不對而一歸之禮焉禮安在哉天理而已天理又安在哉有在卽非天理也噫此顏子之所以屢空也

條除玄覽苟有滌除之心與玄覽亦奚以異哉惟知

大約[illegible]之者如有玄覽也命之曰滌除可也

知言孟子不得已也大舜隱惡揚善則知言不足道矣吾人之聽言也須存大舜之度不然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而自托於孟氏之知言則若不知之為愈也

日用動靜無非死生人鬼之理知生者豈必求之生身受氣之初而事人者豈必求之事君事長之際哉洋洋乎滿目前矣此夭壽之不貳也

格亦有通徹之義通而謂之格猶治而謂之亂也格

物者已與物通一無二也如此則無物矣有則滯滯則不通無則虛虛則通物本自無人見其有格物者除其妄有而歸其本無也歸其本無此謂知本

隱惡而揚善不見其惡而惟見其善也人之言本無不善特有意見之不同耳而聽者分別善惡亦意見也惟聖人然後能忘其意見何惡之有意見不除又奚怪其善惡之分別哉

天地萬物無一而非我覆是我覆載是我載生是我

生成是我成飛是我飛潛是我潛動是我動植是我植息有能知一切皆我者是真能見獨者也能見獨斯能慎獨

體之爲言體也天地萬物一體者天地萬物一於禮也仁者以禮爲體不以形骸爲體故曰克己復禮爲仁

二三子之行即聖人之行也但聖人能與二三子而二三子不能與聖人二三子不能與聖人而聖人常受二三子故以贊助之益歸之聖人與二三子

回二三子不能受聖人故每疑其有隱也

學必生機勃然後其本立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是生機動之驗也善學者貴自得其機而善教人者亦貴引其機是機一動必有狂徵焉有狂徵然後可得而裁也此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深繫聖人之思學無狂徵而循循然僅守繩墨難矣故曰不成章不達

狂則必簡如自裁則敬以行簡矣

盈宇宙一靈也尊而名之曰天親而名之曰心如以

心爲肉團之位也則天亦叠形體之蒼蒼者哉道無畀端共戴天而履地其是如能不可得而畀也其有畀焉者起于意見之私也道本無畀吾見其畀已離道矣又從而攻之豈不害道哉然亦自其人言之耳道竟無害也

視是我視無別能視色亦我色無別色者是曰禮視聽是我聽無別能聽聲亦我聲無別聲者是曰禮聽推之言動亦復如是禮即天也天即我也離我無天離天無禮是故克已復禮非克去已私之謂

也能自復於禮而已過已皆禮也過禮皆已也故

日會萬物以成已者其惟聖人乎

百姓日用而不知知與道爲體也一有所知即爲仁智

之見矣此見還息然後復於日用不知然後合於

君子之道

天地萬物眞機於一時一事上全體融攝徧應一聲

恃一瞬無不與萬物同體顧人不善自識取耳

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聖人不然當

下便知非所以能泛應無可無不可也

聞義不能徙聞即是義也不善不能改善即不善也若於所聞者分別義乎不義乎其機即滯安能徙甚於所善者自以爲善其執必固安能改哉然徙與改非難而以能徙能改爲難能與不能自其心之虛不虛觀之亦有不徙不改者而其心本虛不害其爲能徙能改也

詩言賓筵之飲酒者其初秩秩然有序也逸逸然有儀也溫溫然其恭也反反然自顧也抑抑然自愼也及其既醉漸幡幡其輕數矣漸僊僊其軒舉矣

漸怭怭其媟嫚矣又漸僛僛其傾側傞傞其無所止矣治亂始卒相去之遠如此究其為之者酒耳夫酒麯櫱之所成原與吾身不相涉而賔筵者出於吾人斯須之敬非日用所常行也因筵而至於飲酒因酒而至於亂其血氣伐其令德可以觀妄之所成矣夫何自性之有凡人家之禍福國之廢興存亾與夫學術之大小邪正皆可以此類推之大抵皆妄也聖人知妄故獲福而亦不有焉愚人以身殉妄隣於禍而不解

民之為道也飽食煖衣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鄰里相保如鳥之安于林魚之安于淵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司牧者保其如是而勿擾之誠有道之世也上欲廣而求多民貧而詐出如一鳥受驚而羣林皆擾一魚被駭而舉淵悉動投羅觸網勢所必至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情而喜何異漁獵其民哉是故有諸巳而後求諸民無諸巳而後非諸人乃設以身處其地而自見夫巳之未必有且無也未必有故不敢過求未必無故不敢過非恕之

道葢如此若不設身處地而據己之所見有者求人已之所見無者非人是猶以己之餘粟餘帛而責人之胡饑胡寒也惡在其爲恕哉爲民上者思及于此安得不泣罪安得不引爲己辜

學者因儒先闢佛老遂不敢顯言之而私窺其書焉陰用而陽拒是竊也焉有竊心不除而可以入道者哉且天下既有其書矣橫目之人孰不見之而能使之蔽其目乎其書皆盡性至命之理也有識者孰不悅之而能使之剗其心乎必不能矣而卒

歸于竊取噫古道豈其然哉

天下之人性固已平矣好智者欲為之平適所以亂之也聖人以常平者視天下而不敢以有為亂之恭之至也

聖人之行言有為莫非權也而有真常不變者存焉則其所以權也真變不常者非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謂也審乎權之所自起斯得之矣知權之所自起謂權即是經可也

或問世儒所言聖人之道是乎非乎曰是則不可謂

之不是然非其本也譬之言日自其光景言之亦不可謂非日也畢竟非日體曷若以身爲日而光景皆自此出哉問以身爲日奈何曰不識自身原是日體而欲以身爲之者正所謂逐光景者也

壇經曰常自見已過與道即相當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又曰惟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至哉言乎予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夫能見其過非知道者不能也求之孔門惟顏子一人耳故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自顏子之外未足與幾也已矣之嘆豈虛也哉佛學知過之極者也後世學佛者張皇太甚予嘗覽諸師之言皆莫若壇經之簡而切者予嘗三復之唐曙臺丈亦以爲然

葉公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蓋畫龍有文彩而真龍之形醜拙也學道而至於躬行者爲真龍躬行未至猶可知也躬行而至則不可知矣孔子曰向見老子其猶龍乎至其自言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德也知至至之然後合德于地物至則知知然而至之者難矣非厚德載物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此歸藏首坤有以哉

未嘗知學者未嘗有我有我之病必生於知學之人然亦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未至故有我之病生焉病在有我而不自覺則其所知止於是而不復進矣聖人六十耳順七十從心皆無我日進之功也

或謂夫子惜未見顏子之止然則聖人嘗止哉

諸生有進說明德者以爲實有衆理之具也予曰朱

子以虛靈不昧訓明德似也若云具衆理應萬事則明德之贊而非明德之訓也遂執以爲實然謬矣猶言鏡之具衆影而應萬形也鏡果有衆影之具哉蓋鏡一影不留明德一理不有一理可有奚虛靈之足言且曰氣禀所拘人欲所蔽有時而昏亦非也凡吾人終日舉心動念無一而非欲也皆明德之呈露顯發也何蔽之有吾人一身視聽言動無一而非氣禀也皆明德之洋溢充滿也何物之有即如聾瞽之人不能視聽若可以拘其明矣

然執聾者而問之曰汝聞乎必曰吾不聞也執瞽者而問之曰汝見乎必曰吾不見也不聞爲不聞不見爲不見一何明也而謂之拘可乎知明德之明不拘於聾瞽則知氣稟不能拘矣不能拘不能蔽則無時而昏矣生曰然則奚事于明明德哉予曰即予向以爲實有衆理之具也而未知其一理之不有也向以爲有拘蔽且昏也而未知其無拘蔽且昏也而今始知之是爲明明德也已若猶未明則當已百已千以求其明也烏可已哉

問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以求其明此不亦有拘蔽而昏者耶予曰善哉子之問也二明異致學者混而混之以故不得分曉也久矣吾爲子言之子其審聽之易言乎二明異致也明德之明一明也明明德之明又一明也明德之明明之出乎天者也明明德之明明之繫乎人者也繫乎人者必由學問之力以求其明學問一毫之未至即其明亦未徹若其出于天者則虛靈之體人人完具聖非有餘凡非不足豈容一毫人力哉人之有是明德也猶

其有是面貌也由學問以求明猶欲自識其面貌若援鏡以自照也一照之後不過自識其面貌而已不能以分毫加之然則未識之前亦豈容以分毫損哉識與不識而面貌自如明與不明而明德自若今人不達明字之義遂疑明德之體有拘有蔽有昏必待人之磨滌洗滌然後明也如此則明德乃人造作而成安得言天哉是不求自識其面貌而徒欲以粉澤膏脂粧點雖粧點妍美與自己面貌了不相干要之皆不達此一明字之誤也問

明德旣本明矣又欲求明之何也曰此聖人脩道立教之事也太古之時混沌沌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其本明者足矣無事于教也天下之生久矣習染漸深智識漸啟求欲漸廣而民始苦也於是聖人者思有以救之而救之之道又非刑政之所能齊也於是乎自明其明德而鼓舞天下以共明之若堯典所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是也明明德之教行於天下然後天下知識漸息而安於作息耕鑿

之當用其本明者以自樂實聖人救之也然本明之德實不因明而有所增如人之有面貌何以照鏡爲哉然出入關津當自圖形相必假鏡自照然後圖得其真其實相貌不照亦是如此深山窮谷之中人民無有鏡者亦是如此此所以云明德雖不明亦未嘗不明也然若樂關津吾人何以度越則明明德之鏡其可少哉

問明德在人聖不增凡不減而明明德者乃有難易發難何也此亦非係于氣禀物欲而然耶曰不然

則習使之然也習有輕重故其開發有難易耳即如今日諸友同於筵席然其平日家庭師友之間曾及學問事者來此一聞其意思與平日絶無所聞者不同又有一種其平日希慕聖賢然茫然未有下手未曾理會得許多道理在胸中今來聽講其所得與平日有許多道理成了意見者又自不同然此四項人其明德不可謂不同也氣禀物欲亦不可謂不同也習之重者其求明也難似於氣禀之不美物欲之深錮其實非也習之輕者其求

明也易似於氣稟之美物欲之鮮其實非也皆習為之耳便至上智下愚亦習之所極也然是習也能難其求明之明豈能難其本明之明哉本明之明固無害故夫婦之愚不肖一切皆天聰明而聖人所以無棄物也

氣稟即明德之寄寓物欲即明德之流行離氣稟物欲亦無從而見所謂明德矣明德無聖凡離氣稟物欲豈復有聖凡一切含靈無非天性盡是聖胎惟其不幸而壞於習又不幸不得出頭以從事於

學故至寶沉埋妄從淪墮此聖賢所以惜之哀之
而不容已於教也
問子言禍福無幸不幸而又言人有幸不幸何也曰
禍福不可以幸不幸言吾先師嘗言人幸而為善
不幸而為不善耳人同是性所生者得其地所與
者得其人遂不覺入于善是其為善者幸也所生
者不得其地所與者不得其人遂不覺入于不善
是其為不善者不幸也若禍福者善惡之所成而
天命之有定矣敢以幸不幸言哉是天命僭矣曰

然有君子而得禍小人而得福者何也曰予果於圖度天命哉非予所敢知也

小人之為不善彼未嘗以為不善也以知是之為善耳故大學有為善之小人也

人之所以周身者飲食衣服室廬舟車之類不可勝紀無不合衆技而後足而學以事心乃欲以一家之說限之陋矣夫吾儒之學必宗孔子亦知孔子之無常師否也孔子猶良農也人知其為嘉穀之所自出不知其器械之備全資百工今之學孔子

者猶徒取斋轂而捐器械也欲為良農不可得已

心天君也無聲無臭而能宰擕衆形耳目之視聽莫非心也而以為有小體大體之分者葢為未能先立其大者言若能先立其大則耳目正是大體所謂形色天性是也形色便是天性目視耳聽便是心思更無兩物這個體段本極其大只為大者不立自淪于小耳立者非矜持把捉之謂其要在乎善自識取如云無尺寸之膚不愛亦無尺寸之膚不養所以考其善不善者於己取之而已且如聖

人與衆人共飲食聖人口口飲食都是養其大體衆人口口飲食都是養其小體以聖人識取其大而大者先立也衆人之物交而引與聖人之過化存神一也大者立則爲過化存神大者不立則爲物交而引思則得不思則不得此爲天機之自然不待安排布置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天機自合知此孔子在齊聞韶則三月不知肉味亦與吾人一般孟子此語是顯心體之妙非以思而得當做立其大也心無二用不

得於此必得於彼如孔子得於韶必不得於肉味只爲孔子先立其大若在衆人未免物交而引此事在人識取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外更無餘法若以矜持把捉爲事心之功者不知學問之道者也

問心非肉團之心令病者爲痰所蔽則昏迷何也曰昏其所當昏迷其所當迷者心也當昏而昏當迷而迷之何昏迷之有故病目者目不見而常明病耳者耳不聞而常聰聰明天德也耳目何與焉察

此可以識心矣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由其擇乎中庸而得善也吾人學問未能先明乎善有不善必不能知吾人自以爲不善者却恐是顏子之所謂善而自以爲善者却恐又是顏子之所謂不善也如瞽者之行路險夷潔穢意之而已焉能辨其實然哉

言游譏子夏門人無本是以灑掃應對之外別有本也子夏言本末一也不由人分析得豈有先傳後倦之理今譬之草木可知矣草木雖有本末然豈

有本外之末亦豈有末外之本哉岐本末而二之則誣矣但在學者見之不徹自流于末漉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無始而非卒也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學者雖流末而昧本然竟不能使之舍末而求本也末即是本故也

或曰羅了之學其佛學也歟曰吾師乎仁孝之訓其在也子嘗見之否也曰見之曰見之也果佛之說乎抑亦孔孟之說乎曰孔孟之說也曰子既知為孔孟之說而又疑其佛學何也曰吾聞之人言羅

子嘗稱夫佛也曰孟子不云乎誦其詩讀其書然後可以論其世也今子之於吾師也不信其遺訓而疑之人言而欲以論其世不亦難乎曰羅子常稱夫佛也有諸曰有之曰有之而非佛學何哉曰孔子常稱夫老子矣亦將以孔子之學爲老子之學與

或曰羅子之學大矣苟毋信佛也後世孰病諸曰吾子聞人善言亦信之否乎曰信之曰然則佛之言亦善矣又奚怪乎吾師之信之也曰先儒所闢也

徵可信乎曰吾子聞人之善言旣信之矣又因人之毁之也而悛信焉可乎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吾未見江河巳决而有能禦之者也且吾師寧獨佛之信哉苟有一善之接于前無不信也此羅子之所以大也而不信佛何以爲羅子後世有樂取善者吾知其必以羅子爲法也而又奚病焉

戒世遺子孫產錄序曰不立產以遺子孫黎子曰世人之遺子孫也以產吾師之遺子孫也以善產有

時而盡善無時而窮且彼勤一生之精力為子孫損智竭慮豈計之得哉稍有識者不為而況於學聖人之學者乎

嘉善袁生曰吾儕之長者之說經也大學以學為宗中庸以性為宗性宗本天學宗本古予聞斯言也確信先師之大學為有傳也

古人之學有主知者伊尹之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是也有主身者伯夷之若將浼焉柳下惠之焉能浼我是也身一也而二聖之見異焉一則見其

不可逸而脩之以清一則見其不能逸而脩之以伊清則隘狎則不恭不爲君子所由而伊尹之由處且處於時中矣所以然者知屬乎乾本輕而圓身屬乎坤本重而方故主知者多得之而變通主身者多得之而執著至孔子所以妙乎時者知不徒知而身以妙乎其知身不徒身而知以妙乎其身此所以乾坤合德而巧力兼全也

執一行持一說而自見其醜態爲姿也自見其穩妥爲病也行者道非一行一說所能蔽也

或問羅子答之曰羅子好學問何如其好學也曰遷善改過日如斯而已乎曰舍遷善改過無學舍學亦無羅子

吾嘗問於羅子矣學無所執而曰擇善而固執之何也羅子曰盍謂執乎其善夫善何執之有是執乎其無所執者也

羅子講學恒稱　聖諭六言或譏曰此木鐸老人語也羅子聞之曰學盡此矣雖欲不爲木鐸老人其可得乎

羅子曰會古今民物之精神立聖賢經訓之樞要其惟　聖諭六言乎六言之間善治真儒咸於是乎出非天下之大聖其孰能爲之

聖人性體通明故不爲形骸所閡然形骸固在也能免於強恕而行乎天下有薰然慈仁無所事強者然非所論於聖人孝有王祥忠有比干信有尾生智有樗里恭有石奮盎皆有其至者兼天下之至者其不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能恭者多責人不恭能儉者多責人不儉自有其能

者多責人不能此皆未嘗反觀故也聖人切於反觀故常自見其不能而不敢苛責於人故能恕

高皇至聖哉以孔孟之學治世而不廢二氏也二氏在往代則爲異端在我明則爲正道彼其齋居素食習威儀閑音樂以交於神明上爲朝廷祝釐下爲兆姓禳禱孰非忠敬孝慈之用哉至若釋典闡性玄文闡命有足爲儒教羽翼發明者守於其徒以待豪傑之士之默識焉補益非細矣昔儒咸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

進然後統紀可一今雖不使並進而未嘗絕其道然孔子之術益尊而統紀益一此真無偏陂好惡而爲王道之蕩蕩平正直者也今以名崇正途欲斥而絕之是作惡也而背於其味至毀形變服以事之又作好也非蕩蕩平正直之道矣雖然世界之大也安能無好之者而未必盡好也安能無惡之者而未必盡惡也未必盡好而有好之未必盡惡而有惡之此所以爲世界之大也亦安在非蕩平正直哉大抵一統持於上而皇極建矣雖有好惡而

不能害此天縱　高皇爲萬古綱常教化之首君

也

唐虞之時萬邦協和四方風動文明之氣盡洩允極盛而難繼是以三王之世更不能如唐虞之所爲只以法度禮制維持之而已唐虞有后夔以教胄子於上有契以數五教於下有皐陶以弼教於中斯民之耳目一時新美心志一時興起遂至兒童謳帝則老人歌帝力此宇宙間何等氣象然亦惟堯舜心量廣大足以長養成就之耳三王以下固

是人心漸漓亦由禹湯武之心量不及堯舜之廣大也惟是文王心量不減於舜而二南之化亦遂不減於唐虞然其門友之臣未知於夔契皐陶何如也以孔子所稱五臣十亂推之周臣之二尙未及唐虞之世運升降之大機此足以觀矣自秦而後復於渾沌何有斯民耳無聞目無見久惡知唐虞之世所享用者爲何物哉則至今日經生學士稍稍復尋其緒矣絕學之後固幸歷代儒先漸次發明亦幸釋典西來默相啟助端緒已露會有

大盛之日益上下一德傑宋一心孜孜爲此一大事而唐虞不再睹焉吾弗信已

五常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大曰天地君親師師友以道合者也尊則師親則友道無形故師友之功隱五常五大之有友與師也猶五行之有土也孔子曰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名德者土也其惟師友乎父母之服身喪三年師之服心喪三年身顯而心隱故也古者道明故重道重道故雖天子必有師與友而道之不明久矣人

皆舍隱以之顯顯則勢位重矣又何師友之有然德之足師友者或者亦難之也孔子言取人以身而脩身又先於尊賢此其遇合相成或關氣運至於韋布學者尊師親友安得自由而千古亦寥然何哉

尺牘節文

以俗眼觀世間則充天塞地皆習之所成無一是性者以道眼觀世間則照天徹地皆性之所成無一是習者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在君子自觀固不謂性而以之觀人則知其皆性而無不可拂仁義禮智天道之德在君子自觀固不謂命而以之觀人則信其皆命而不敢強

以名理言道者至不識一字之凡夫則窮以昭靈言性者至百歲之髑髏則窮以不學不慮言性與天道者至偃師之木偶師曠之清徵則窮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文必博則取舍無所措其意禮必約則思議無所與

其矣

純乎陽則無陰也純乎仁則無惡也非但天下無惡人自已亦無惡念融融乎保合於太和仁矣哉但能無惡尚未至於無善過此以往大而化之則惡無善亦無而仁不足言矣

當下者學之捷法無前無後無善無不善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古往今來之久道德功業之崇廣人情世態之變幻曾是矣非天下之至巧不足以語此

惟命不于常故聖人以時幾勅之恐一念之差感乖召逆如水旱疾疫其小者也甚或移眷改顧生華命之人伏其變於二三十年之後更無可爲者矣聖人洞燭無常之理念念好生以自結于天而勅之于時幾者畏之至也

心之爲心自古聖人原無定論以爲有人心道心之興者舜也孔子直取一人字孟子直取人心二字取人字則心字贅矣取人心字則道心字贅矣要之無不可也但貴言下相應擬議着便不是册已

鷙而猶劍之求兎已寬而猶株之守矣其心

孝經之教以不敢爲先不敢者有所畏也有所畏者

敬之謂也敬者人之眞性乎夫身體髮膚受之父

母不敢毁傷自赤子下胎之初已然矣馴致於不

敢惡不敢慢不敢服不敢道不敢行不敢遺小國

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皆此心爲之是

不敢之爲孝也大矣乃若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

者凡刑之所加皆敢之所致也故孝經之教行四

海之內可以無刑人

子路行行如也朱註去聲訓作剛強之貌吾友黎文靖云當平聲讀蓋不安之貌也因其心不安止故其氣象常如欲奔走道路者曰行行如是不吉之相也故夫子憂之生色者生生之色也道生者生生之道也說皆出於文墻吾輩所當服膺者也

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者眞聖人之道也然而不爲愚夫愚婦者以其能使天下萬世各安於愚夫愚婦之知能耳若自離愚夫愚婦之知能何以使天下萬世各安於愚夫愚婦之知能非使天下萬世

各安於愚愚夫愚婦之知能則聖人者亦世之附贅
懸疣也已
賢者多則天下治不肖者多則天下亂賢不肖非一
日而致然也皆由停涵煦育而致觀之人家積德
或數十年百年而後生才子孫則可知矣故能明
聖人之學以漸被天下之人其效雖不見於一時
而其益與日功不在名道不在位天下有隱德陰
功受之而不知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天地之道無
疆也故君子以悠久成物無欲速

今日之治宋儒之賜也學者不可不知其功至於學力則存乎人未嘗限人之必以宋儒爲極也如人家子孫之才者能擴充其先世之業則當儘力爲之豈曰先業止是第守勿失然後爲孝哉世道至於唐虞亦未爲極由唐虞而上還有好世界存焉此堯舜之所求而未至者也故曰其猶病諸

古者學術無異同其槩有二一者德厚信矼是非不萌于心二者達性命之所以然而不落于是非之見也若夫辨是非若持衡錙銖不爽孟子所謂知

言是也噫是衰世之救而非古也學以復初爲的
世以復古爲極孟子之事白孟子視之已自謂不
得已矣後之儒者盡取其不得已者學之雖使能
如孟子之錙銖不爽猶未爲善學孟子也矧倚之
爲拒善之柄藉之爲護名之籓小見縱橫而大道
榛塞矣嗟夫人心世道之復于古也奚由哉中庸
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今之欲復古也必學舜而後可夫舜豈
漫然而爲之者哉蓋達於性命之所以然矣故曰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性者無是非至命者無異同也今人之所疑者古聖之所師也古聖之所宗者今人之所攻也此無他古今之學異也學異故見異見異故作用異由是觀之古今又曷嘗異哉

學問之道恁地百般思索千樣行持只到得聖人地位方了結這場事人生出世恁地百回修證千刦苦行只到得成聖果後方了結這一生若說聖人如何便得到且學賢人有依據不知賢人更沒依

據不如聖人學問反易簡反有依據于今不向這一步畢竟少這一步不得等遲了可惜也孟子一生志願只學孔子除却孔子第二個渠便不會學一生開口只說堯舜除却堯舜第二個渠便不會說

承當本有本體有工夫良知不學不慮固不待脩證而後全若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此際不然陽明先生曰不

睹不聞是本體戒愼恐懼是工夫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陽明之下此轉語者蓋見本體工夫原是强名求其合一且不可得而安得有二也且亦無事于陽明也試自揆之吾性果有本體工夫乎哉盡天地萬物皆在妙湛靈明之中就此中間請剖剔出何者爲本體離此中間請披揀出何者爲工夫在本體時何者是工夫爲有工夫爲無工夫在工夫時何者是本體爲有本體爲無本體本體中無工夫耶工夫中無本體耶即相等

待如獨木橋彼此陵奪本體中有工夫耶工夫中有本體耶即其滓雜如冷煙金礦塊支撐夫良知既謂之靈根矣翕聚經歷豈其所不能哉既不能則不當妄加之以靈之名既不靈則又孰有靈之者以翕聚之歷之也如人眼目久瞪發勞自知閉瞬不待教語不須起作形體尚爾無有工夫何況良知聯勞閉瞬同歸靈妙本體工夫如何分別大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豈其不能隨時翕聚之過哉不見性之過也不能見性雖隨時翕

聚即謂之作用即謂之情識若見性雖作用情識無一而非翕聚也翕聚亦可不翕聚亦可翕聚時如閉目不翕聚時如開目同是本體同是工夫今不責人學不見性而責人不隨時翕聚不知翕聚甚物又不知這翕聚的如何做主發散翕聚總屬前塵前塵皆客知之何其主之也所謂倏忽變化蕩無所歸者即前塵變滅之象也不歸咎其翕聚之非而致疑于良知之失認客為主終身不放豈有寧定之期哉而以此為致良知之功謬亦甚矣

蓋所謂弄精魂而不自知也悲夫夫夫所謂性體者何也終日喫飯不飽終日不喫飯不饑終日閒不與作靜終日忙不與作動應得停當不名爲得應得不停當不名爲失倏忽變化不知其變化蕩無所歸亦不求其所歸如此又奚事乎繩繩然隨時翕聚之哉

明德不離自身自身不離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此是天生來真正明德至於心中許多道理却是後來知識意見過而不化者不可錯認爲明德也故大

學单提身字可謂潔凈精微之至矣明德之發用不假人爲最眞最切者無加孩提之愛父母稍長之愛兄弟慈母之保赤子藹然於一家之中而吾身耳目之所加手足之所措何親如之故身字下提一家字尤爲喫緊若治國平天下者舍孝弟慈而求之安在爲明明德於天下哉故曰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家者國天下之則也朱子曰本謂身所厚謂家似爲得之

序中都會語

中都濠梁地昔莊惠譚道之所於古爲塗山國禹
所娶塗山及會諸侯者也神聖所游靈氣攸萃發
我
[illegible]益遡古始然二百年來彌鮮文學之士蓋其氣
[illegible]而入淳根幹朴茂英華未易發也然自昔以來
人文隨風氣而著由忠質而至於文亦時使然哉
予衔
命於此旬有五日其人夫以問學爲事其師長以考
藝爲意其弟子以就正術業爲急於是請會龍興

者再其進見而訪問者殆無數也予自宦游所至嫻於文學之鄉多矣求若是殷殷者無幾也將非人文欲著之兆哉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其有以也惜予力微不足以振發之使得如前輩陽明諸公處此當遂風動而神化矣然學問之事亦有未易言者人性本善世道本乎混沌無竅本不可鑿故論學之士未期其成先防其壞是故莊惠荒唐悠謬之譚當時亦自可喜至晉室而後受其敝可不愼歟治如唐虞而堯舜

猶病化如江漢而文王猶傷盜慎之也予力不足以振發中都人士之幸也士其務率性脩道毋失故吾毋艶口吻之餘以忠躬行之實則又予之幸也予言之留於中都者何足重哉是爲序

萬曆丙申嶺南楊起元識

大興寺會記

[illegible]丙申中春司成赴[illegible]闈[illegible]發次中都謁

皇陵於慶山瞻舊京之宏制徘徊容與而不能去於

是郡硯篆別駕高君薦郡文學梁君兆明請游龍

興寺恭覩

御書第一山則兩庠文學施君一皋毛君九淵王君

道盛柴君櫛王君一麟等率弟子員數十人從臨

淮尹薛君芳懷遠孝廉楊生嘉猷路生冲霄亦至

僧人捧

御容寶軸以上各降階序拜舞成禮乃敢仰瞻罔不

祇肅既而展讀欽錄妙義無量非小臣末學可測

識也喟羨而退就席而坐乃舉

高皇建國號曰大明而商之　生云昔者元政不綱天下倫理綱常紀綱法度俱淪斁晦昧

高皇神聖開闢人心復明是謂大明予喟然嘆曰善哉生之對也得其槩矣然亦未精也綱常即倫理中事而紀綱法度特維持是倫理者也然則大明之義明倫焉盡之矣然非止於明其事實欲明其義也故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又曰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諸生首肯歌鹿鳴三章盍適適如也

序屬中春日方亭午氣暄風暖倉庚和鳴景物熙
妍媚玆良會雅歌倡和氣志逸發致可樂也别駕
高君謂吾儕一堂已作羲皇上人矣梁君乃爲諸
生請學問之要予謝不敏安敢言學問而又焉知
要雖然試言之吾儕今者忘形骸略勢分相親相
愛於一堂之上從千萬世下而立躋羲皇上人此
不爲學問之要而更何要哉蓋學雖極於神聖而
理必始於可欲今吾儕一堂之上何莫可欲如此
也目之所視固可欲而加明耳之所聽固可欲而

加聽聲之所發因可欲而加暢心之所思因可欲而加敏何善如之但能信此可欲之善原有諸已不待作爲於是由可欲而充之在父母則以可欲施於父母而孝行矣在兄弟則以可欲施於兄弟而序行矣在妻子則以可欲施於妻子而慈行矣在朋友在君臣莫不以可欲施之而忠信行矣至於待人接物一切不忽可欲之念而仁愛行矣是謂充實而美光輝而大也聖神者亦可欲之至於化而不可知也故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非其證歟然則可欲之真機實吾人作聖之根本抑非獨吾人也天以可欲而運地以可欲而處日月以可欲而爭於所山以可欲而峙川以可欲而流鳥以可欲而鳴花以可欲而發舉凡有生之類同一可欲之機洋洋乎在前優優乎充塞宇宙雖欲違之其可得耶予說此時意氣暢發覗前有加諸生聞之不覺歡欣欲形舞蹈予因復申言曰夫學有宗猶人之有宗也人之有宗雖子孫千百其衆無不曰某公吾祖也若甲可而乙否彼是而此

非不可言宗矣以可欲爲學真萬世之大宗也目
視耳聽以至心於理義咸有同然推之東海西南
北海無不同者推之千萬世之上千萬世之下無
不同者惟學自已可欲始故能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故能所欲與聚故能吉凶與民同患故能嗜欲
將至有開必先天地日月山川鬼神莫之能違也
舍此而別求制心之術操行之方即爲別籍異財
開爐作竈并不有成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非不
可以爲小宗而難以語大宗矣鳳陽固萬世根本

地也諸生當有萬世根本之學以稱之然後無負
於生
聖人之世近
聖人之居耳於是諸生無不稱善復歌良知之詩油
然而退尚翔翔而登瞻斗之臺臺在山脊其高可
望
陵陵蔣令二尹森從下懇孔固堂四君謂予論文有
假匪問之説而也而可欲之説尤足以對可欲之
景崇大啓而生同欲之衷宜有記是以濡毫而爲

之記

大學首章舉要

大學之道學之爲大人者也明德與物爲體至大也明之而親民是古人至善之則也止之而大學成矣然必先求知此止而後其志定而後其心靜然後其身安然後其慮審然後其止得是故物有本末而事此物則有終始大學之道惟知所先後者近之不覩之古人乎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意也而先之治國先之齊家則不容不先之脩身又不

容不先之正心又不容不先之誠意又不容不先之致知致知則在乎格物而窮其本也格物而窮其本則知本知本則知止知止之謂知至知既至矣然後明明德於天下之意可誠所謂定也然後合天下爲一心而心可正所謂靜也然後通天下爲一身而身可脩所謂安也然後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所謂慮而得也是故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何也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所厚者既薄而所薄者反厚豈有是理哉此

古人之學必汲汲於格物以知本也而至善之則盡在是矣入大學者止諸

誠意一章擧要

此章之旨在慎獨慎獨者知也意殊而知獨意卽卒徒知卽將帥故誠意之功致知而已矣但大學之意非泛言自其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言之蓋必欲明明德於天下然後爲大人爲善之當好反是則爲小人爲不善之當惡所謂誠其意者意苟未誠毋自欺以爲誠也蓋必好此之善如好好色惡此之

惡如惡惡臭其欲明明德於天下之意真如性命之不可易乃爲自快足於已不然卽是知尚未徹獨體有障故君子慎之常親君子以切磋其學以致其知也小人不能親君子以明善而好閒居故所爲者率自私自利之事彼亦自以爲善也及見君子然後自知不善而揜著之間肺腑畢露可見誠則必形有不可掩者君子必慎獨以致其知良有以也不然則意不可得而誠而無以當指視之嚴矣若果知至意誠則德之潤身如富之潤屋心

廣體胖真自慊也此君子所以必誠其意而明德親民之學竟能止於至善而無愧大人也歟嘗聞儒先以誠意爲人鬼關誠嚴之矣獨體未露總屬幽陰不離鬼趣世云不須講學只要老實做好人者豈亦未若於愼獨之旨歟

中庸首章舉要

性者天命而已矣道者率性而已矣教者脩道而已矣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道惡可須臾離哉若其可離又豈道之謂哉葢可離者必可睹可聞

之物而此道之根於天命乃其不可睹不可聞者也君子知天命而畏之故常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人以爲隱且微而忽之君子以爲天監以爲明命至見至顯莫有過於此者而必戒懼以慎其獨天常照察乎我我常奉順乎天而不敢以人爲參之也若此者豈但事天而已哉將是命自我立而天地萬物莫之能違矣試以人情之喜怒哀樂言之其未發渾然中也其發之而中節藹然和也顧中非一人之中實天下之大本而無

一物不中和非一人之和實天下之達道而無一物不和人特患無以致之耳誠愼獨以致吾之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萬物一體惟吾命之天地自我而位萬物自我而育矣則以我始能事天而終焉立命故也中庸其至矣乎非君子其孰能之

誠者自成一章舉要

夫子所謂誠者天之道何居蓋誠者物之所自成而不相假借故命之曰誠道者物之所自行而不待

人為故曰天之道也可見物之終始一誠也不誠豈復有物哉顧又謂誠之者人之道何居天地之性最貴者人也物皆有以自誠而不能成之則亦一物而已君子惟能誠之然後盡人之道而可貴也其所以可貴者何也蓋使但能成己而不能成物亦不足貴耳顧誠者非自成己而止所以成物也豈有意于物之成哉皆性體之自然耳其成己仁也一團生意渾然全具如樹果結實其中含藏種子為仁是已其成物智也萌芽發動巧妙莫窺

如果實之仁更復成成果生了生孫巧相似是巳此
皆性之德仁中自有是智所以合外於內之道也
所以因物付物以人治人善迎其機善篤其材而
措無不宜者也苟無是智亦無貴仁矣仁不足貴
而又奚貴誠哉然則求誠若嘗驗之成物而後可
不能成物猶爲未誠未誠卽未仁未仁卽未人也
可不畏哉

能典答問二條

問曾縣滌雕開巳見大意何云乎曰身爲大身者天

下之大本也不知本者見物而不見身知本者見身而不見物見身者見其大見物者見其小莽春者吾身之時也春服者吾身之物也童冠者吾身之侶也沂水舞雩者吾身之地也舍此何以安吾身不能安吾身即不能有吾身大本已失而末治者否矣點之見大見身故也開所云斯者亦指此身所乘所遇而言也開已信矣不信何以取斯其曰未能信者爲未信者警也二子之學同歸於知本

問盡心章曰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卽此是性卽此是天一以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惟隨時隨遇發揮喜心活潑潑地存養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景象然到藉裹一着直是一刀兩斷也不管盡心也不管盡性雖然以一身爲主獨往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此兩節在盡心君子運用純熟近而一日一事之細遠而生之大無非此機而心之未盡者不足以與此

爲恢遠揚孝廉書二條

吾人一身皆天主宰於視聽之中渾融於耳目之外是曰天君學者要識得自不滯形骸不礙應感不務虛高混迹人寰而游真天載

吾心與物爲體識得自能一體萬物保任長養見善則遷不執已是有過則改不護已非蕩蕩乾坤平平世界一任過活不落小蹊徑不做小家相

爲懷遠路孝廉書二條

可欲之謂善有是善於己之謂信信而充實之謂美美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是聖學以此欲而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聖學以此欲而終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君子大人也大人者不以己爲己而合天下之人以成其己者也故一人之善卽天下人之善何敢據爲己有天下人之不善卽己之不善何敢諉爲己

無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者實見得己未嘗有而不萌求人之念也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者實見得己未嘗無而不萌非人之念也若自以爲有善無惡而每求人非人則不得爲恕矣此四句乃是君子自己着實究竟身分上未嘗有善無惡而到底不敢求人非人處正是君子藏身於恕之法恕者如心之謂人己之心一如也若論善我既有則天下人皆有若論不善天下人既不無我何得獨無此謂人己之心一如此之謂恕人惟見得在己者

有善無惡便與那百姓不成一體便是將身露在恕之外君子見得在巳者未嘗有善無惡便與那百姓渾爲一體便是將身藏在恕之內橫目之民仰瞻于下不見君子之身只見一箇藹然仁厚豈弟慈祥惻怛之光景自然感動其良心都自然曉得巳未嘗有善而推善與人自然曉得巳未嘗無惡而引咎歸巳似那虞芮二國相爭不巳一入文王之境纔見相讓之風遂各自知不是而不復爭所謂喻也大抵事理不出感應如形之有影聲之

有嚮未有形邪而影正聲細而響巨者居民上者無善而求有惡而非固不足言卽有善而求無惡而非足以服人之口而不足以服人之心天下之爭皆起於自有善而自無惡吾旣有善天下之人亦各自有其善吾旣無惡天下之人亦各自無其惡此天下所以多事也長民者不知自反而歸咎於人心之不古豈非以邪形求正影以細聲求巨響哉故曰藏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吾人讀誦此書須反身審察我果有善否果無惡否

若果有善便須根究我此善從何而有莫是得之聖賢之書莫是得之父兄之教莫是得之師友之夾持風俗之漸染方得有是善如此看來我何嘗有善既未嘗有善如何敢求諸人邪百姓家多因他未曾讀聖賢之書無賢父兄之教又無良師友之夾持好風俗之漸染如何惟得他無是善又如果無惡亦須根究我此惡從何而無莫是我所居之地既高賴藉之資又厚內無仰事俯育之累外無一切引誘之徒方得無是惡如此看來我何嘗

無惡如何敢非諸人那百姓家多因他所居之地既卑賴藉之資又薄內有仰事俯育之累而外又有一切引誘之徒如何惟得他有是惡凡屬於已者有善務須看到無無惡務須看到有凡屬於人者無善務須看到有有惡務須看到無看之久久忽然自悟便能全身藏在恕中而能喻人矣大凡臨民之初此段工夫未熟但見百姓有過急提起惟不得三字在口頭即時可免暴怒殘刑之患久之無善無惡境界亦由此而入只要惟不得三字

口頭提撕大有益也

先師羅近溪先生平日見人有過便此惟不得三字出口黎文塘常爲予誦之予因觸類得此章之旨而平生粗暴之氣十亦消其五六敢附野鹿呼朋之義與同志共之

附復葉綱齋書

道駕發時生在病中不能與於祖送之列盛使西還獲領札教因問動履萬福世道幸甚承裁正鄙説甚大惠也哀毀苑迷中如守長夜因之復睹天地

月月感激何言弟生之說乃生自反身體驗而爲之說非敢以爲聖賢之說也聖賢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矣生自反未有諸已也而因不敢求諸人聖賢謂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矣生自反未嘗無諸已也而因不敢非諸人而遂竊意聖賢之爲心亦未必自謂其有諸已無諸已而遂求人非人也是以爲之說如此蓋失在於以已之分量測度聖賢也今老先生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則立人欲達則達人矣善已所欲故求人不善已所不

欲故非人𧺫始就所欲所不欲者言之而未及其實有諸己實無諸己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由此觀之可欲之與有諸己必有分矣彼曰有善於己而後可以求人之善今曰善己所欲故求之彼曰無惡於己而後可以非人之惡今曰不善己所不欲故非之敘於本文無乃少異矣乎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凡責人己甚強人太難而出於人情所不堪者人之所不欲即己之所不欲也竊以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本乎人情而已

至於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乃仁者萬物一體之本心未嘗一息少間者其未嘗求人非人而惟以脩身爲本乃其妙於立人達人而爲大學至善之則非謂不求不非便爲不立人不達人也大學孔門求仁之書也聖賢亦恐後世仁者徒有立達人之心而無其術故極言齊治均平之道不出於反身自治守之約而施之博是仁術而已矣人之智如目能見外而不能見內一言齊治均平便思于人乎求且非之故聖賢使之回光返照已果有

善無惡矣乎然後可求人非人而安能有善無惡也非必知何而後孝能也謂已有善即不善矣謂己無惡即惡矣若捨絶其身無求人非人之期而不求人則己善日長不非人則己惡日遠善日長而人皆善矣惡日遠而人皆遠矣此不亦近於大學之道而鄙說之所爲臆度者亦其崖略矣乎乃若藏身之說非敢爲巧易之言退藏於密也藏之易也將之言藏身之固也藏之禮也固是以知大學言藏身不恕者欲人藏之恕而已矣龍未嘗無

首也而乾爻見羣龍無首則吉蓋亦有所藏也藏之易則人見易而不見身矣藏之禮則人見禮而不見身矣藏之恕則人見恕而不見身矣亦羣龍無首之義也且大學之藏對暴而言暴者露其善之謂也出乎暴即入乎藏出乎藏即入乎暴間不容髮鄙說非敢爲巧聖賢之立言自巧也而尊教云守先賢緒言不能別爲新說亦第就此章言之耳老先生平日言論風旨後學竊得聽睹者多矣豈區區守先賢緒言者哉且理者天下萬世之公

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何所云守何所云新也長者至教本當受而不拒然理宜諤諤者而苐付之唯唯而已是以唯唯拒也唯唯亦拒也諤諤豈不爲受哉與其唯唯而拒也寧諤諤而受唯長者命之

學而時習章

此一章書以時字爲宗吾夫子見得世間人不知從事于學者旣以心爲形役沉溺于愁苦之中卽從事于學者彼厭棄平常而希慕高遠則亦未能臻

於自得之趣也故憪焉而以君子悅樂之學誨之說道吾人為學若肯去時上習之不亦悅乎何謂時上去習如時乎事親便去事親上習時乎事君便去事君上習時乎應酧便去應酧上習時乎燕息便去燕息上習凡吾身在是即事在是即心在是蓋無時而非習無時而非學也如此去學工夫何等易簡易簡便輕快活潑非悅而何學既時習便是通天下之志之學而非孤高之學凡德之不孤者必有類應遠至之朋乃其所自有者吾既悅

時習之學亦欲推此與人共悅之今既得朋與之共學與之共悅彼此交暢鼓舞不倦實天地間之至樂也然此此學既是時習便平平常常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非但世俗之人不得知雖在同類之朋見道未徹者亦或不能無疑於此而稍動一念便謂之慍便是學不得力何以為君子不知而不慍則所學者確乎其不可拔矣君子之學於此乎有成而其為君子之人可知矣君子者冒天下之道者也道無定在隨時而在故時習之學乃

所以胥斯道之全而爲君子之學也吾夫子所以爲時中之聖者實由此學而成觀其學不厭何悦也教不倦何樂也莫我知而不怨不尤奚愠也夫子以其身所有者教人至切矣吾黨今日商量學問只在此時上理會舍此時不理會便是爲道而遠人便是須臾離道人而離道如魚失水安有悦樂之期而成其爲君子哉

其爲人也孝弟章

這一章書却重看一生字有子見得當時犯亂之徒

間生幸免皆由於不孝不弟以自撥其本也故特
以生道喫緊示人說道世間人做人若能孝弟遇
親便愛遇長便敬如此之人必不爲犯上作亂之
事矣何也犯上作亂之人其心剛強剛強者死之
道也孝弟之人其心和順和順者生之道也蓋仁
道譬之樹木其生意都含在根本之內樹木離了
根本便槁然死矣做人亦然所以君子惟務其本
本立而道生孟子所云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是也
生生不已所謂仁也美哉孝弟之德乎其眞爲仁

之本與和順之心皆生於孝弟而孝弟之德實始於孩提正似樹木之生意含於萌芽便是合抱連雲芘蔭數畝之根本也可不務哉爲仁二字與上爲人二字相照仁者人也若不能仁其身便不得爲人有子示人用意深切如此然曰鮮曰未之有曰與詞氣謙和略無迫切之態即此便是和順之所發孝弟之所生也吾人諷詠涵濡足以變化氣質矣友問孝弟之大如此至夫子論士却次之何也曰聖人之孝弟由學以知本士人之孝弟不知

學以流末知本之孝弟則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自有許多生意彼流末者但足稱於宗族鄉黨而已無許多生意故有辨也又問此與時習之旨同否曰務本正是時習本立而生即時習而悅也公此時問我的就是遇親知孝遇長知弟的物事就是爲人的根本更無他物根本在生機不在軀幹生處便是本也人無時而不生即當時時務其生時時務其生即無時而不生時習而悅生則惡可已已坐中聞說皆爲躍然

曹交章

這一章書是孟夫子深喜曹交求道之切爲之指點當下便是以决其趨也孟子一生道性善稱堯舜是其大宗旨曹交一問深契其衷故喜之特甚及見其論在形體上是謂聖人係天生成的不是人做得的看得聖人太重太難孟子便與他說聖人却是人做得的不是天生成的說得聖人極簡極易所以欲動振發之也又就他來見時執禮謙恭徐行後長處說即此便是孝弟即此便是堯舜不

必他有作爲而堯舜之道在曹交已能爲之矣雖欲不爲堯舜不可得矣曹交見孟子指點得他一身輕快所以傾心就學而願假館受業孟子却欲乘機以速其悟說道此道原無等待原不必向人求索明白現前至易至簡但反求諸身無不得也自身便是師適間教汝徐行者是師否如何舍却自身之師而師受業哉孟子平生指點學人更無如此直捷易簡者蓋曹交天資之美過訪之誠發問之大有以得之予每誦此章精神便爲煥發而

平生說書惟此不得不共以聖學大宗旨在也諸

友聞之咸喜躍云

證學編一終